

山德斯 Lawrence Sanders
犯罪悬疑小说系列 03

第三死罪

[美] Lawrence Sanders 劳伦斯·山德斯 著
吴 陋 译

THE 3RD DEADLY SIN

NEW YORK TIMES #1 BESTSELLING AUTHOR

《纽约时报》#1畅销作家

邪恶的动机，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花出版社

山德斯·Lawrence Sanders
犯罪悬疑小说系列 03

I712.4/342

2008

第三死罪

[美] Lawrence Sanders 劳伦斯·山德斯 著
吴 陋 译

THE 3RD DEADLY SIN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死罪/(美)山德斯(Sanders, L.)著;吴陋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0703 - 764 - 4

I. 第... II. ①山... ②吴... III. 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067 号

THE THIRD DEADLY SIN by LAWRENCE SANDERS

Copyright: © 1973 BY LAWRENCE A. SANDERS FOUNDATION, INC.

RENEWAL COPYRIGHT © 2001 LAWRENCE A. SANDERS FOUNDATION,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9 - 2007 - 882 号

书 名 第三死罪

著 者 [美]劳伦斯·山德斯

译 者 吴 陋

出 品 人 丁国联

策 划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邢 群

封面设计 印象迪赛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上海市茶陵路175弄3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20 × 104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03 - 764 - 4

定 价 29.00 元

1

有些时光永在，有些则从未诞生。她在怀有期望的骚乱中醒来，那种情绪刚一感受到便立刻消失了，世界在她四周围拢，生活再次变成一连串的天鹅之吻。

佐伊·柯勒眨着眼睛醒来，一只手托着下垂的乳房，柔弱得像一只折翼的小鸟，另一只手腕夹在两条大腿之间，感觉到晚冬暗淡的光线正透过漫长的幽暗渗透进来。

她知道外面会是寒冷的天气，没有太阳，低低压下来的天空，空气闻起来有股硫磺的味道。她听到来往车辆的嗡嗡声和早晨公寓大楼里沉闷的开关门声，在卧室的角落里，一台散热器嘲弄地嘶嘶作响。

她盯着天花板，焦虑地感受着自己内脏的征兆：肥胖的器官，强烈的脉搏，腐坏的血液淙淙地流动，鼓胀的膀胱挤压她，以及每当月经开始时她都会深切感受到的剧烈经痛。

她把身上盖的东西推到一边，把脚伸出床外，小心地挪动，体内有某种东西会拧绞，会猛烈撕咬，她坐着打个哈欠，抱住自己向前俯下身子。

“星期三。”她大声地对着空屋子说，“3月13号。”

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嘶哑，那让她很不习惯，她直起身来，清清嗓子，再次尝试道：

“星期三，3月13号。”

这次听起来好一些，声音尽管仍然沙哑，但是很有力，坚定清楚，近乎男子气概。

她赤裸着站起来，舒展开身体，用指节扣压头皮，有一瞬间她摇晃一下，于是抓住床头板支撑住自己，然后晕眩过去了，她再度平静下来。

“就像一个晕眩的咒语，”她曾经对斯塔克医生说，“我感到自己可能会倒下。”

“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斯塔克医生问道，他正在整理桌上的文件，没有看她，“几分钟？”

“比那短，只有几秒钟。”

“多长时间一次？”

“呃……经常性地。”

“正好在你月经之前？”

她想了一会儿。

“是的，”她说，“是那样。在痛经开始之前。”

随后他抬起头。

“不必担心。”他向她保证。

但是她真的担心，她不喜欢丧失自我控制能力时那种失去方向感的感觉，尽管那很短暂。

她轻巧无声地走进厨房，打开电热咖啡壶开关，那是昨天晚上就准备好的，然后走进浴室解手。在冲洗抽水马桶之前，她观察一下自己小便的颜色，那呈现出淡淡的金色，不过可能有点儿混浊，于是她想该不该告诉斯塔克医生。

回到卧室做了五分钟伸展体操，动作迟缓，差不多无精打采。她向下大哈腰，膝盖挺直，将手掌平按到地板上；把手高高举过头顶，拉伸脊柱；伸展开胳膊，向两侧压伸躯体；绕着脖子转动脑袋；用她在任何体操手册上都没见到过的性交动作前后用力推拉骨盆和屁股，她相信这一动作可以减轻她经痛的严重程度。

她回到浴室，刷牙，按摩牙龈，踩上体重秤，仍旧是 124 磅，自打结婚后，她的体重变化从来没有超过 3 磅。

因为就要接近经期，她一反惯例洗了个热水澡。她用一块香皂给身上打上香皂泡，广告上说这种香皂含有一种保湿精华，可以保持皮肤的柔软和弹性，她相信那确有效果。

她把全身仔细地涂满香皂，尽管昨天晚上上床之前她曾经淋浴过。当她用从自己工作的旅馆偷回的一条蓝色条纹毛巾擦干身体的时候，目光下移，出于不能理解的原因，她为自己光滑、无毛的双腿感到痛惜。

向下看，仔细检查，是的，可以看到两根灰色阴毛的闪光，这是她第一次发现。她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从药柜里取出修理指甲的剪刀，将它们剪掉。她盯着手上弯曲的毛发看着——两根银线。

卧室里，她打开床边的收音机，调到 WQXR 电台^①。天气预报不能振奋人心：多云，可能有阵雨，温度达三十多度。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像肯尼思，而她在想她的赡养费支票能否准时送达。

她迅速地穿上衣服。白色棉织乳罩和紧身短裤，不是纯灰褐色的女士裤袜，低跟拷花皮鞋，白色套领毛衫，斜纹软呢裙子配压皮宽腰带，化妆品用的非常少，脸色显得有点儿苍白，她尽可能在镜子前面少花时间，她的棕色短发只需要快速地梳理。

在厨房水池上面的橱柜里，佐伊·柯勒放着药、维他命和苏打水，口服避孕药、食物增补剂、止痛药，浴室的橱柜里装不下这么多东西。

用胶布粘在厨房橱柜门里面的，是一张打印的这个月每一天应该吃什么药的清单，有的是每天一次，有的隔一天一次，有的每周两次，有的每星期一次，有的每两星期一次，有的每月一次，新药不断地添加上去，却从来没有药被删减下去。

① WQXR 电台：美国纽约的一家电台，播放内容以古典音乐为主。

她倒上满满一杯冰镇葡萄柚汁,买来时装在一夸脱的瓶子里。在3月13日,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小口地啜饮吞咽着,送下维他命A、维他命C、维他命E、维他命B12,补铁、补锌的药片,避孕药,止痛药,用来治疗她病症的胶囊,半胆碱药片,两枚去痛片,一枚紫苜蓿药片,一个据说富含卵磷脂的胶囊和另一个海藻制成的胶囊,一枚单纯的利眠宁,一枚抗酸药片,她本来想含在嘴里,让它化掉,结果却嚼嚼吞咽下去。

然后她吃下一整片没涂黄油的小麦吐司,同时喝下第一杯脱去咖啡因的黑咖啡,她把一块冰块放到咖啡里,让它快点儿冷却,以便她能一饮而下。喝下第二杯也放有冰块的咖啡时,她抽了一支过滤嘴香烟,据广告说这种香烟的焦油含量是全世界最低的。

她把早餐的餐具放在水池里冲上水,留到晚上再清洗。厨房里的活动是预先排练,她返回客厅,此刻动作稍微迅速了些,也更有目的性。

她从门厅的壁橱里拿出一件大衣,那是一件黑色羊毛长大衣,灰色天鹅绒领子。她检查一下黑色皮革肩袋里的东西:钥匙,钱夹,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小罐催泪瓦斯,这种东西在纽约城是违法的,她是通过埃弗雷特·平克尼得到的,她的小型瑞士折叠军刀:红色刀把,有两个刀片,一把锉刀,一把锥子,一把小剪子,一个瓶起子。

她从房门的窥视孔向外探视,走廊里空无一人。她拔去门闩,取下锁链,转动门锁,轻缓小心地将门打开。走廊里没有人。她将身后的门上了两道锁,按铃叫电梯,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着。

她一个人乘着电梯下到大厅,快速朝着大门和人行道走去。看门人利奥正在擦拭墙上的黄铜铭牌,上面列着五个在一楼拥有办公室的医生和精神病专家的名字。

“早晨好,柯勒女士。”利奥说。

她抱以一丝淡淡的微笑,向西朝麦迪逊大道走去。她大跨步地走着,步伐很急,不向两边看,不瞧路过行人的眼睛。不过他们没看她第二眼,事实上她知道,他们对她甚至连一眼都没看。

格瑞阁旅馆,一个竖着的棺材,挤在麦迪逊大道46号和47号大街之间的两栋钢铁和玻璃建造的摩天大厦中间。旅馆门口建造有褪色的大理石圆柱,看上去更像一个过时的绅士俱乐部的正门,在那种地方,俱乐部成员脸上盖着《华尔街日报》打盹,身着制服的侍者用银盘端上一杯杯雪利酒。

实际情况没有太大不同。格瑞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尽管不断地重修,却并没有变得现代化。在阴暗的鸡尾酒大厅里,人们还要拉铃来召唤服务,塑胶和镀铬被坚决放弃不用,在所有主要的地板上——门厅,服务台,休息室,餐厅和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都铺陈有散发着酸味的幽暗地毯,过时的家具装饰品,和太多熄

灭的雪茄。

就所有那些老旅馆来说,格瑞阁是一家成功的旅馆,大部分的房间和套房(283个)每年出租给市中心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城中过夜使用,或者是为提供方便出租给外地的游客。那些可以临时入住的房间常常提前一年就被预约,因为那些房间大而舒适,服务亲切,价格适中,而且据说它的餐厅拥有一个在纽约排第三的葡萄酒窖。

格瑞阁还提供有城中最后一家旅馆台球房,尽管里面只有一张桌子,而且褪色的绿毡布已经破损。

在它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当中,格瑞阁像所有的旅馆一样,有它自己的悲剧和暴力事件:多次心脏病发作,多次中风,两次谋杀,八次自杀,三次跳楼。

1932年,一个客人在餐厅被鱼骨哽死。

1949年,两位合用一间套房的绅士在第八层楼服用过量巴比妥酸盐,赤裸着身体死在彼此的怀抱里。

1953年,在一件特别肮脏的事件里,一位狂怒的丈夫撞破1208号房间的门,房间里面,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正在床上唱着“上帝保佑美利坚”,那位丈夫没有伤害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头朝前从最近的窗户跃出,摔死在麦迪逊大道上,同时将旅馆结霜的玻璃门罩严重损坏。

1968年,在第三层楼的团体大套房里发生一起枪战,一个男人被杀,一人受伤,一个当时在场的客房服务人员蒙受羞辱,原因是一粒子弹打伤了他的屁股。

毫无疑问,管理人员立刻取消了租约,因为道德条款是所有和格瑞阁旅馆签订的长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除去这些孤立的事件,格瑞阁基本上是一个安静长久的住处,能够迎合那些熟悉的老客户,时常还有他们孩子辈和孙子辈的人。保安部门不大,他们的主要事情就是专门不声不响地驱逐在麦迪逊大道上游荡的醉鬼和流浪汉,彬彬有礼地叫那些明显是妓女的人离开鸡尾酒大厅,做好失物招领物件的记录,那是一项每个大都市旅馆都很苦恼的差事。

佐伊·柯勒从她在东39号街的公寓往城镇非中心区步行,在上午8点46分进入格瑞阁旅馆,她向门房和当天站在服务台后面当班的旅馆侍者点头。

她穿过一扇上面标有“唯工作人员可以进入”的门,顺着一段短短的走廊走到一间提供给保安部门做办公室的小套房,像往常一样,上午1点到9点当班的巴尼·麦克米伦正在埃弗雷特·平克尼办公室里的皮沙发上睡觉,她把他摇醒。麦克米伦是个肥胖的男人,不太干净,她发现碰触他让人感觉很难受。

“怎么了?”他说。

“起来。”她说,“你应该在上班。”

“是啊。”他说,坐起来打着哈欠,咋咋舌头,“来点儿咖啡怎么样,宝贝儿?”

她看着他。

“不。”她坚决地说。

他看着她。

“来点儿咖啡怎么样，佐伊？”

“这样好多了。”她说，“一块丹麦酥皮饼？”

“为什么不呢？洋李干——或其他任何他们能弄到的东西。”

“有什么让人激动的事情吗？”她问。

“没有。”他说，“一对酒鬼在九楼上唱歌，就是这些。安静的夜晚，正是我喜欢的方式。”

她把大衣挂到打开的壁橱里，把钱包放在办公桌底下的抽屉里，从上面的大抽屉里取出一个亮漆托盘，从来路出去，穿过休息室和鸡尾酒大厅，走进通向厨房的侧面走廊。

他们正在那里忙活早餐，为餐厅提供服务，整理来自房间的点菜，没有人和她说话，没有人看她，有时她有种幻觉，觉得自己是个隐形人。

她为平克尼先生和自己倒上两杯黑咖啡，巴尼·麦克米伦喜欢在自己的咖啡里加上两块糖和两块乳酪，丹麦酥皮饼和果馅奶酪卷看上去不太能引起人的食欲，她就为巴尼选了个果冻油炸圈饼，他什么都能吃。

她托着装满东西的盘子回到保安部门办公室，埃弗雷特·平克尼已经来了，他和麦克米伦正对坐在平克尼办公桌旁，双脚高举。他们正在大声地笑着，当佐伊进来时，他们戛然而止，把脚拿下来。平克尼道过早上好，同时礼貌地感谢她为他们带来早餐咖啡。

她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听到他们又笑起来。她猜想他们可能在笑她，于是向下打量，为了确认自己的毛衣和裙子没有弄脏，腰带正正道道地系着，裤袜没有脱线，她没看出什么毛病，但是……

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她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啜饮着她的咖啡，听着那两个男人低低的谈话和四周旅馆里忙碌的声音，她想知道别人是否看不见她，她是否真的存在。

佐伊·柯勒既不这样，也不那样：不高不矮，不白不黑，不胖不瘦，她缺乏那种个别极致的魅力。

在他们最后一次争吵中，就在肯尼思冲出房子之前，他愤怒而失望地喊道：“你不是真实的人！你简直不存在！”

她没有光泽的头发剪成短发，一排垂直的刘海掠过她的前额，两侧厚厚的头发正好垂在耳后，从大学开始她就没换过发型。她的头发服帖得就像上好的假发，而且全都一模一样，没有发卷和弯曲，好像它能够飞起来，露出一张尼姑或者此类人物的苍白头皮。

她的面庞是三角形的，逐渐缩小成尖尖的下巴，眼睛和头发一样是暗棕色的，没有内在的热情，眼球微微有些肿胀，睫毛是浅棕色的，很纤细。

她的嘴唇没有干枯，聪明的化妆让它们变得柔软——但是有什么用呢？

在工作时，在公众场合，她的面貌特征看上去总是那样，很僵硬。她很少笑，即使笑也是一闪即逝。有些人认为她严肃，认真，无趣，所有这些都是错的。没有一个人知道。

她很快就要到三十七岁了，不过她经常锻炼，身体还保持着年轻，有健康的肌肉，她的胃相当地扁平，屁股绷紧，大腿没有松弛，胸腔和臀部之间可爱地凹陷进去。

斯塔克医生向她保证过，除了可以控制的身心机能失调和痛经，她非常健康。

她知道得更清楚，她不被人喜爱，不能获得令人振奋的尊敬，那不是一种病吗？

一直以来，她可能都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她扮演的角色从来没有过什么精力充沛、生机勃勃、斩钉截铁的事情。过时的衣着，大大的鞋子，和缓的眼睛，匆忙而胆怯的微笑。

你知道，那是一场游戏，所有这些都是一场大骗局。现在，在那么多年以后，她在欺骗世界，她在赚取声誉。

巴尼·麦克米伦走了，经过她办公室的时候摆摆手。

“再见。”他说。

她安排当天的工作：草拟接下来一周保安部门的工作时间表，写信给那些在房间留下个人财物的已经离去的顾客，用登录账目的专长归档小额付款收据。

她知道，这些很难让她忙上八个小时，但她已经学会调整自己，永远显得很忙，保持低调的姿态，以至于没有主管人员会好管闲事到质疑她对格瑞阁旅馆的价值。

从这份闲差中获利她没有罪恶感，她每周扣税后的实得工资不足 200 美元，她能够生活得很舒适，完全是因为离婚赡养费和每年从她父母那里各获得的 3000 元支票，她拥有适度的储蓄户头，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和免税市政公债的少量证券。

她不浪费金钱，也不克己。任何瞥到过一眼她壁橱后面露出的长外衣，或者是藏在她梳妆台底下抽屉里的女式内衣的人都会承认：在需要的东西方面，她对自己并不苛刻。

埃弗雷特·平克尼站到她旁边，因为在她的小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他把一侧臀部抵在她的桌子边上，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她。

他是个高个子、关节粗大的男人，正在逐渐秃顶，瘦骨嶙峋的头顶正从一圈马蹄铁状的灰色头发中间冒出来，光头皮上生有雀斑，鼻子和颧骨上也是星星点点。

他的眼睛看上去总泪汪汪的，嘴唇湿润，有着佐伊·柯勒见过的最大的耳朵：两片低垂的小牛肉。他的声音嘶哑刺耳，因为他有波士顿口音，而人们期望的是更加优美清晰的音调，这很奇怪。

他穿着 V 字形领的外套，打着小蝴蝶结，在翻领上经常装饰着羽毛制成的假花，走路声音刺耳的皮鞋经常打得锃亮。看样子即使是重病在身，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抱怨和自哀自怜。

佐伊不长时间就意识到她被一个酒鬼雇用了。从他的行为或言谈你看不出

来,因为即使他走得慢,也依旧很稳当,他的言语也从来不混乱不清,但是即使在早上,他也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但是可以嗅到的味道,酸酸的刺鼻腐臭味。威士忌已经浸透他的细胞,进入他的胃部,又冒着泡从他的皮肤毛孔中渗透出来。

他从来没有明显喝醉过,但是她听到他办公桌上的抽屉被拉开,玻璃瓶子的碰撞声和抽屉关上的声音:这一成不变、没完没了的一连串声音,似乎能使他履行好职责,镇定而优雅地面对每一天,而在佐伊看来,那只和脸色发红、絮絮叨叨、迟钝麻木联系在一起,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咬蚀他。

他很有魅力,挂着狡猾的笑容,有无限耐心和似乎无穷无尽的同情心。他总是兴高采烈,乐于助人,知道怎样忍受傻瓜。佐伊曾经听到过流言蜚语,说他有一个卧床不起的妻子和一个变坏的儿子,但是她从来没有问起过,而埃弗雷特·平克尼也从不愿意主动提供有关他在格瑞阁旅馆之外生活的任何信息。

他也从来不过问佐伊的个人生活,他们尊重彼此的苦痛,那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坦白和信赖更近一层。

“科警官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平克尼告诉佐伊,“从家打的。他妻子怀孕了。”

“又怀孕了?”佐伊·柯勒问。

“又怀孕了,”他笑着说,“所以所有能找到的工作他都想要,那很自然。你今天正打算填写下周的工作安排?”

她点点头。

“你能用他吗?”

这就是埃弗雷特·平克尼的方式。他不让她给科警官找工作,尽管他有这个权力,但是保安部门的用人安排是她的职责之一,所以他来问她。

“他能填补乔·莱文的空缺吗?”她问。

“我肯定他能。”

“在给你看工作安排之前,我会和他协商。”

“很好。谢谢你,佐伊。”

平克尼、巴尼·麦克米伦和约瑟夫 T. 莱文,这三个保安部门的官员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人一周有两天休息日(平克尼作为主管,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为了在他们的休息日或是休假、生病期间替代他们,就得雇用临时保安人员。

绝大多数对此感兴趣的人都是纽约的警察和侦探,保安部门拥有大概一打可用的警官名单,而且可以毫不费劲地让一个人连续一整天地当班。

平克尼告诉佐伊·柯勒他要到前台检查,然后要检查通往房顶钢门的新锁。

“大约一个小时候回来。”他说。

她点点头。

他滑下她的办公桌,站了一会儿,没有立刻离开,于是她探询地抬起头。

“佐伊……”他说。

她等待着。

“你好吗？”他担心地问，“你没生病吧？你看上去有点儿，呃，情绪低落。”

他的关心一瞬间触动了她。

“我很好，平克尼先生。”她说，“又到了这个月的那个时间。”

“噢，那个。”他如释重负，然后刺耳地高声笑道，“啊，我每天早晨也不得不刮脸。”

他笑了，随后离开了。

是的，他每天早晨刮脸，但是你不会因为刮脸而后背疼痛和痛经，她本来可以告诉他，你看不见那黑黝黝、粘糊糊的污迹，也无法想象那种分泌物和月经来潮，那种没完没了的折磨。

她活得越长，生命对她就变得越丑陋，不是社会或文化，而是生命本身。呼吸，吃饭，排泄，性交，流血。

动物，粗野，令人作呕，这些都是她用的词。

整个早晨，她工作得迟缓而有条不紊，头俯在办公桌上，全然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当埃弗雷特·平克尼巡视回来，她没有抬头。她听到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桌抽屉被打开，瓶子的撞击声，抽屉砰地被关上。

她并不厌烦她的工作，如果想要厌烦，她得动脑去想，而她只是机械地进行着，她的手、眼睛和一部分大脑就足够完成工作的了，其他部分的她在远处游荡。

12点30分，她拿起亮漆盘子，走进厨房。一个厨师给她一份金枪鱼色拉，上面铺着生菜叶、西红柿和黄瓜条，一大块考究地刻成鲜花的萝卜，她端着食物和一壶热咖啡回到办公室。

平克尼从来不吃午餐。

“让这儿下去一些。”他会拍着凹陷的胃部说。

但是她听到他办公桌抽屉滑动的声音……

她笔直地坐在速记员椅子上吃着午餐，背脊没有触碰椅背，经痛越来越厉害，腰部的疼痛开始增加，集中在骶骨上面，但是在身体里面，这种疼痛如太阳发射光线一样向外辐射。

她姿态优美地将色拉拨来拨去，小口地咬着，充分地咀嚼。她啜饮着咖啡。吃完饭，她点上一只香烟，倒上第二杯茶。

在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她放着一小批备用药品，她用水送服下两片去痛片，一片止痛药和一片维他命C，然后用亚麻布餐巾纸轻轻擦擦嘴唇，把用过的盘子送到洗涤室。

那是个吵闹、热气腾腾的房间，由两个年轻人负责，一个黑人和一个波多黎各人，穿着浸透汗水的T恤衫。他们高速工作，将盘子里的剩东西刮到垃圾桶里，在架子上摆满瓷器、玻璃器皿、餐具，然后将架子推进一架大型清洗机。

她进去的时候他们抬头看看，下流地扫视着她。那个波多黎各人眨眨眼睛，用

西班牙语喊了些什么,那个黑人大笑拍着大腿。她倒空盘子,转身走出来,他们的笑声跟着她。

她给科警官所在的警察分局打电话,可是他没上班。她又给他家里打电话,科太太接的,佐伊介绍了自己。

“噢,是的,”科太太急切地说,“你能别挂断吗?他正在地下室干活儿,我立刻叫他。”

那位警官气喘吁吁地过来接电话,佐伊告诉他,她已经把他安排在乔·莱文的班,下午5点到凌晨1点,在星期天和星期二的晚上。

“很好,”他说,“非常感谢。”

“如果你因为任何原因不能履约,”她公事公办地说,“请尽快让我们知道。”

“我会到的,”他向她保证,“再次感谢你。”

她把雇用人员的文件拿到平克尼先生的办公室,平克尼先生读的时候,她就站在桌旁。

“我与科警官协商过,”她说,“他告诉我他可以代替乔·莱文。”

“好的,”平克尼说,“我看很好,佐伊。你可以打出来,复制给前台、全体决策人员,并登记账目。”

他每周都说这样的话。

“是,平克尼先生。”她说。

她刚开始打花名册,电话响了,这很少见。

“格瑞阁旅馆,”她说,“保安部。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你当然能,亲爱的。”一个女人的声音活泼地说道,“来参加亨利和我今天午后举办的一个大型鸡尾酒会。”

“麦蒂!”佐伊·柯勒愉快地说,“你怎么样?”

“充满活力,”玛德琳·库尼兹说,“他们勃起得怎么样,伙计?”

两个女人聊了会儿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玛德琳·库尼兹高声大嗓地快速说着,而佐伊笑着听着,对着电话点头。

她仿佛一生都在听从玛德琳·库尼兹的话,至少从她在明尼苏达大学和她以及另外两个女孩共用一个房间开始,那是在1960年~1963年,甚至在那时,麦蒂就喋喋不休、滔滔不绝。

“从现实生活中脱离出来的四年假期”是麦蒂对大学教育价值的评价,而她的学院生活也反映出这种信念,长期的派对夹杂着约会、异常出轨的行为、风流韵事、没有理由加以解释的旷课、开除的威胁和一长串让室友敬畏的、令人向往的男孩和年长男人。

麦蒂说:“听着,我们来到这儿的唯一理由就是网罗一个丈夫,是吧?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呢?——比如说呻吟。我赢得所有这些男人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已经学会在性交时怎样逼真地呻吟,一个女人要想成功必须知道的

全部就是：如何呻吟。这个地方应该开门课程叫呻吟 101 - 102，第二年的课程应该叫做呻吟补习。”

麦蒂说：“瞧，世界上有男人，也有丈夫。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愿意成为一个丈夫吗？你将陷入地狱，将承受眼睛所见的一切生活重击。男人性交，丈夫发生性行为；男人散发气味，丈夫食用弗弗^①；男人喝威士忌，丈夫喝啤酒；男人勃起，丈夫突起。狗屁！我不想要一个丈夫，我要男人。”

三个室友分别来自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和爱荷华州的小镇，听了这些看法，紧张地吃吃傻笑，那和她们一直受到的教育方式不同。麦蒂来自纽约，是个外来人。

她们崇拜麦蒂，因为她聪明、幽默、慷慨。对她不需要或者已经厌烦的男人，她弃之不顾，而作为报答，他们借给她讲义，指导她，掩盖她的缺席，最后帮她走过四年得到学士学位。

在毕业典礼上，她没有露面，而是和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坐飞机去了百慕大，但是文凭被邮寄给了她。

当佐伊·柯勒离婚后从明尼苏达的威诺娜来到纽约，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麦蒂的，她现在是玛德琳·库尼兹，在姓名地址簿上有自己的号码。哈罗德·库尼兹是她的第四个丈夫，麦蒂就像一个给新兵提供安慰和建议并与之分享技术诀窍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一样，将佐伊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麦蒂说：“离婚就像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你得找到合适的支撑，再次骑上去，否则你就会被生活吓住。”

“我认为我不想再结婚。”佐伊胆怯地说。

麦蒂说：“胡说。”

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鸡尾酒会，晚宴，安排佐伊和陌生男人见面——但是最后她意识到佐伊说的是实情：她不想再结婚，在她生命的这个时刻不会。

麦蒂说（愤怒地）：“那不意味着你不能性交，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痛经这不足为奇。如果连过两天没有性交，我就会打喷嚏，根本受不了。”

此刻，听着麦蒂喋喋不休地数落着所有将在鸡尾酒会上出现的妙人（一大群冲动的种马），佐伊·柯勒感染到她的兴奋，说她工作结束后一会儿就过来，但是她得早点儿回家。

麦蒂说：“那就是他们说的全部的话，伙计。不过他们来，呆在这儿，痛饮烈酒，有一个小伙子，我想让你见见……”

“噢，不，”佐伊说，“不要再见了。”

“只是见个面。”麦蒂恳切地劝说道，“就这些。只要摇着他的手，说句：‘你好吗？’就那么糟糕吗？”

^① 弗弗：非洲西部一种粘稠、面团状的食物，通常通过把山药、车前草或者木薯之类的淀粉类植物捣成粉状煮熟制作而成。

“不，”佐伊怯懦地说，“我想不是。”

麦蒂终于挂断电话，佐伊回来打下周的保安部门花名册。她猜想她是在最后一分钟获得邀请去参加鸡尾酒会的，因为麦蒂意识到男客太多，而女客太少，所以疯狂地给朋友和认识人打电话，想要调整平衡。

佐伊没有不愉快，这是她收到为数不多的几份邀请的方式，在最后一分钟，为了使餐桌上达到平衡或者是取代最后时刻临时违约的客人。她永远不是第一人选。

空闲的中午过去了。她把保安部门雇用人员文件的复印件分发出去，给在房间里落下私人物品的已离开的客人写了四封信，然后拿着信去让埃弗雷特·平克尼签字，又把小额现金收据送到簿记部门。

她对需要打交道的其他格瑞阁旅馆工作人员讲话简短而沉着，而他们友好地回答，她拒绝将他们的善意看作友谊，甚至是轻松的同事关系。她喜欢被包裹在沉默中工作。

回到办公室，她把最后一个小时花在办公桌旁，懒散地翻着纽约城里一本专门刊载旅馆业方面文章的商业周刊最近一期的书页，里面的文章内容包括最新的旅馆居住率，下月的会议预定，有关夏天旅游季节的预测。

对佐伊来说，最有趣的版面就是和旅馆保安事宜有关的部分，上面经常登出赖账人的名字、住址（毫无疑问是编造的）和身体特征描述，列出被偷的信用卡号码，发生在旅馆里的犯罪，特别是诈骗和欺诈，描述得非常详细。

一个题为“征求”的栏目给出在纽约各旅馆活动的已知罪犯——强盗、窃贼、妓女、皮条客、职业赌棍等等——的名字、化名和相关描述，另外也列出尚未解决的旅馆犯罪案件，以及调查此案的纽约警察局警官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栏目的最后一条写道：

“2月15日发生在格兰德公园旅馆的杀人案。被刺中的受害人：乔治·T·普勒，54岁，白人男子，科罗拉多州丹佛人。任何和此案有关的知情者请和亚伯纳·布恩警官联系，KL5-8604。”

过去三个星期里，这个公告一直刊登在杂志上，佐伊·柯勒想知道亚伯纳·布恩警官是否还坐在电话旁边，等待着……

玛德琳和哈罗德·库尼兹住在东49街的一栋高层建筑里，这栋房子就像麦蒂一样：吵闹，粗鲁，炫丽。有五个人在佐伊·柯勒后面挤进乘客自己开动的电梯，她向后缩到一个角落里，看着他们。他们正在大笑，手放在彼此身上，佐伊猜想他们也是去参加派对，果然是。

有着七个房间的复式公寓的门敞开着，里面的声响传到走廊里。在前厅里，一个身着制服的女佣人拿着客人的帽子和大衣，将它们挂到一个临时的架子上，并且递给客人写有数字的纸片，这就是麦蒂做事的方式。

派对提供有食品，两个酒吧男招待正在吧台后面忙活，穿着制服的侍者传送着放有餐前开胃食品和加利福尼亚香槟酒的盘子。麦蒂在人群里，看不见她，但是她的丈夫站在门口迎接客人。

他是一个高大的、毛茸茸的人，有一簇毛发从耳朵后面伸出来，佐伊知道他穿着纤维、布料、内衬之类的东西。“那些破烂玩意儿。”麦蒂形容它们。他举止缓慢、冷淡，有嘲讽意味而又令人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和一个吵吵嚷嚷、喜爱交际、反复无常的女人结了婚。

佐伊喜欢他，亲吻他的面颊。他引领她到最近的吧台，为她叫了一杯白葡萄酒，这时的他在她看来可靠，让人非常有安全感。

“你记得，亨利。”她说。

“当然记得，”他笑着说，“在麦蒂所有朋友当中，我最喜欢你。我希望你能更多地来看看她，也许你能让她安静下来。”

“没人能让麦蒂安静下来。”

“的确，”他愉快地说，“她很了不起，不是吗？她了不起吗？”

他离开去迎接更多的客人，佐伊背靠吧台，向四下里瞧着。一个典型的、实实在在的麦蒂的派对：拥挤，烟雾弥漫。高保真的留声机从某个地方发出巨响，人们尖声喊叫。她笑笑，没有人和她说话。

她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相貌俊美的人。有些温文尔雅，穿着意大利三件套，袖口和手腕闪着金光，有些则轻浮放荡，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绣花意大利衬衫，毛茸茸的胸膛前悬挂着圆形饰物。她猜想，有些人，也就是晚会中间的许多人是同性恋者，不过没关系，他们都很英俊。

雪白闪光的牙齿，邪恶的眼神，下巴蓄着胡须或是剃得趣青，卷曲的小胡子，头发光滑，吹干做型，或是故意弄得乱蓬蓬的，湿润的嘴唇在蠕动着，双手挥舞，长而纤细的手指，紧翘的臀部，雕塑出来的大腿，牛仔裤紧紧箍住身体，到处显露出鼓胀的地方。

她想着他们毛茸茸的大腿，光滑的屁股，腱子盘绕的纹理，长串的肌肉，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力量。肉体上的力量。那个地方的力量。

肯尼思正是在这一点上令她大吃一惊。他不是个强壮的男人，但是当他在新婚晚上第一次抓住她，她震惊之下大喊起来，那种力量吓坏了她。

而那个东西，那个微红发紫的球状突起物伸出来，在空气中颤抖着。一根棍棒。一根棍棒在朝她摇晃。

她头昏眼花地四下打量拥挤的房间，看到众多紧绷的棍棒。

“佐伊！”麦蒂喊道，“姑娘！你为什么不过来？你应该过来和大家在一起！”

麦蒂精力充沛，破衣烂衫，长长的黑发纠结在一起，上面大量地点缀着灰白的头发。发上的银丝没有令她烦恼，她不会因为年龄变得不再活跃，或是因为人生经历而使性情变得和缓。她精力充沛地投入人生，兴高采烈。

她的脸是一张由化妆品构成的颜料板：黑色的眉毛仿佛脱字符号，画着眼影的眼睛仿佛被鸡毛掸子重重地抽打过，刷白的脸上是醒目的深红色嘴巴，尖利的、野兽般的牙齿。

她鼓胀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身体非常活跃，每个部分都在抖颤、振动、摇摆，钻石在颈前、耳朵、手腕、手指处闪耀着光芒，漂亮的黑色绉绸裙子上洒满饮料。她正在抽一支长雪茄。

“他正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转呢。”她喊着，抓住佐伊的胳膊，“大卫很了不起。你怎么样，伙计？他身上穿着某种质量低劣的天鹅绒衣服，不过穿在他身上看着不错。我的天，你的脸色很苍白。大卫很了不起，浑身是毛，散发着酒味。你应该照顾好自己，亲爱的，过来和大家在一起。你不该错过他，大卫很了不起。哦，天哪，他太出色了，一个年轻的克拉克·盖博。如果看到他，我会抓住他来找你。他们说 he 勃起起来像一艘军舰。”

然后她走了，一头扎到人堆里。佐伊背对着派对里的人群，按着吧台，再要一杯白葡萄酒。她要慢慢地呷饮，然后溜走，没有人会发现她走了。

这个城市拥有一种她无法表示赞同的野蛮活力，那让她感到骚乱，她感到自己在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事物通常总是处于高潮、上升或让人恼怒的状态，噪音、肮脏、暴力和到处都是的性交时的尖叫。她不能忍受这种粗野。

一个人的肩膀碰到她，她让开身体，看着他。

“请你原谅，”他说，羞怯地笑着，“有人撞到了我身上。”

“没关系。”她说。

他看着她正在喝的东西。

“白葡萄酒？”他问。

她点点头。

他向酒吧侍者要一杯白葡萄酒。

“十足的派对。”他对佐伊说。

她再次点点头。“太吵闹了。”她说。

“可不是，而且人多，太挤了。我叫欧内斯特·麦托，在库尼兹先生的事务所工作。”

“佐伊·柯勒。”她声音柔和得他听不到，要求她再重复一遍。“佐伊·柯勒，麦蒂·库尼兹的朋友。”

他们互相握手。他握起手来很轻柔，笑容一闪即逝。

“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他说道，“你呢？”

“来过几次。”

“我想如果没有这些人，这里应该是个很漂亮的房间。”

“我不晓得，”她坦白地说，“我来这里都只是参加派对，这里总是很拥挤。”

她拼命地想找些更多的话来说，她曾经被教育要问男人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野心,爱好,不管什么都行。让他们谈论他们自己,他们就会觉得你有趣而又聪明,她妈妈曾经屡次这样告诉过她。

但是她能做到最好的就是问:“你来自哪儿?”

“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他说,“特伦泊洛县。我敢说 you 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不想告诉他,她想让他觉得她是个老曼哈顿人,但是她还是微笑地说:

“是的,我听说过。我来自威诺娜。”

他带着小男孩的惊喜转向她。

“威诺娜!”他喊道,“我们是邻居!”

他们挪得稍近些,那是探险家捕获野兽的距离。

“听着,”他兴奋地说,“你和什么人一起来这儿的吗?”

“哦,不,不是。”

“我们能不能到其他地方去,一起喝一杯?到某个更安静的地方?你是我在纽约遇到的第一个听说过特伦泊洛县的人,我真的喜欢和你谈话。”

“好的。”她说。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离开。

在门厅里,他将手轻轻放到她的胳膊上,让她止步,然后又急忙将手拿开。

“呃,”他说,“我想……我们能否一起共进晚餐?我知道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意大利小餐馆,如果我们能一起喝杯葡萄酒,最好……”

他细微的声音低下去,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他不是大卫那种穿着天鹅绒衣服、散发着酒味的人,他是欧内斯特·麦托,一个在大都市永远是外地人的灰突突的年轻人。

他站在那儿,勾着背,热切得仿佛一只急于讨人喜欢的考克斯班尼犬。他的廉价斜纹软呢外套肩部太紧,使得衣服扣子紧绷着,脖子上绕着苏格兰方格羊毛围巾,他没有戴帽子,但是戴着一双笨笨的羊毛手套。

在佐伊看来,他没有恶意,而且筋疲力尽。淡淡的眉毛,棕黄色的睫毛,眼睛是淡淡的蓝色,他的肤色很白皙,发式很丑,在剪子和剃刀的修剪之下,粉红色的耳朵孤零零地裸露在外边。

但是他仍旧……他的气息很温暖,令人鼓舞。他的小牙平整白净。他和她一般高,但是如果他挺直身子,应该比她高些,但是他低头屈膝,好像要藏躲到自己身体里。

她总是很小心。他看上去没有恶意,没有采取那种令人讨厌的纽约方式的胆大妄为,但是她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在这个残暴的城市里等待着形单影只女人的那种危险。抢劫,盗窃,强奸,暴力导致的死亡,报纸上每天都是,以及电视上生动鲜明的细节:闪着荧光的身体轮廓,凝固的鲜血。

“哦,好的,”她终于说,“谢谢。但是我得早点儿回家,最晚在九点。呃,我在等一个电话。”